

我与城

# 城中餐馆的“容”与“大”

■朱辉

多年以前，我在武汉从事某名牌啤酒销售工作，对于代理区域内大中型酒店的基本情况了如指掌。某年秋天，一家新酒店开业，老板是上海人。千里之外遇到老乡，我虽然没有“两眼泪汪汪”，但多少也产生了些亲近感。那位老板信心十足，声称一年之内，起码要把自己的店做成方圆十公里内最牛的酒店。我给他泼了盆凉水，认为大不易，甚至能在市场立足都很有难度。

我那么说并非毫无依据，当时主打上海菜的餐馆、酒店在武汉街面上很少见。我父母所在的印染厂是从上海迁过来的，他们那代人尚能坚守上海口味，不时在家烧点家常本帮菜。到了我们这代，许多人虽然很小的时候在上海生活过，但后来去了其他地方居住、成长，口味大多都变了。比如我比较喜欢川菜，对于纯辣不麻的湘菜则更有好感。我曾经多次去过岳阳、长沙，就是为了畅享当地美食。

“你对上海菜有什么印象？”每回身边有熟人去上海旅游回来，我都会“采访”他们。许多人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甜，或许他们是将上海菜与苏锡常这些地方的菜混淆了，上海菜本就不以甜著称。硬要他们总结特点，好几位不约而同地说，上海餐馆里的菜分量太少。有位食量大的朋友，一家人在上海吃馆子，每道菜都点两盘，不然有人还没有来得及

下筷子，一盘菜已经光了。

果然，那位上海老板没有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，也没能迅速入乡随俗，菜的口味和分量都按上海本地的来，酒店不到一年就关门转让了。

物价水平、房屋租金的差异，或许是一些上海本地餐馆菜品分量较少的主因。消费观念的不同，实际上对此也有一定影响。我父亲20多岁时“支内”到武汉，待了几十年，到80多岁，依然坚守着每天早上在家吃泡饭的习惯。周围的武汉邻居天天清晨在外面“过早”（吃早餐），视我父亲吃泡饭为“抠搜”。

父亲这样的老上海人，舍

不得“过早”，平日里更是极少进餐馆；极偶尔地请个客或赴宴，都会穿上比较体面的衣服，像是去做一件很隆重的事情。而武汉人相对比较喜欢下馆子组饭局。市民对于餐饮业的旺盛需求，使得武汉的小餐馆也配套推出一些亲民版、简配版的菜品。比如最常见的鱼香肉丝，按说肉丝应该来自于猪里脊肉，在“苍蝇小馆”里却常以猪身上较便宜部位的肉代替；笋丝比较贵，便以土豆丝代之；泡椒、鲜汤可以省略……这样做出来的菜，成本大大降低，几乎所有居民都消费得起；分量也足，很受大家欢迎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武汉的

背街小巷里存在大量“358”餐馆。“3”是指素菜3元一盘，“5”是指半荤半素5元一盘，“8”则指纯荤菜8元一盘。即便以当时普遍的工资水平而言，如此价格都极其亲民，和在家里做菜所需的成本差不多。这也使得人们若不想做饭，可以没有顾虑地随时下馆子。

上海菜未必对前去旅游的武汉人留下多深印象，但上海生煎着实给上海餐饮长了脸。我身边不少熟人只要吃过一回生煎，下次去上海，必然还会去品尝。其实武汉小吃店的生煎包也很常见，却没做出什么名气。武汉最出名的小吃是热干面，每有外地亲友来访，我都会

带他们去吃。亲友往往会说吃个早餐，不必专门走远路去找什么名店，就在家门口吃平常的热干面，这样才能感受到当地的生活特色。

1996年夏天，刚刚下岗的我去一家厨校学红案。第一天学了点餐饮历史文化知识，了解到清初，川菜、鲁菜、淮扬菜、粤菜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地方菜，被称作“四大菜系”，这种称谓一直延续至今。到了清末，浙菜、闽菜、湘菜、徽菜影响力得到提升，与之前的“四大菜系”合在一起并称“八大菜系”。再后来，随着发展和推广，楚菜也入了名菜之列。按说作为本地人，咱们应该学楚菜，但为了方便学生就业，厨校还是以教川菜为主。

因为种种原因，后来我并没有成为厨师，不过以食客角度来看，厨校的课程设计还是很合理的。武汉街头的餐馆若没有明确注明菜品属于哪个菜系，菜单上往往是“海纳百川”，以川菜为主兼有各种菜系的热门菜。作为武汉名菜之一的清蒸武昌鱼，本地人很少会去点，部分外地游客出于好奇才会点上尝尝鲜。

一座城市的美食往往能够反映出这座城市的某些特点。在“大武汉”，不少餐厅里的菜单一眼看去像陈家洛的“百花错拳”，认不出属于什么派系，但一桌“天南地北”混搭在一起的菜肴，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从餐桌上看，武汉着实当得起一个“大”字。



/// 闲思随笔

## 月照大兴安岭

■曹阳春

月亮独悬岭上。去时，它跟在我后头，像一个放不下心的友人，一路从加格达奇目送我到漠河。返程那晚，它一直挂在车顶追随着，一步也没离开过，生怕我看不清蜿蜒起伏的坡道。

大兴安岭的月亮，好似一个文静的小胖子。别处的，仍是嘻嘻哈哈的孩童，而它，已经成长为健壮沉着青年。它浑身都在发光，一种冷峻但不失温度的黄色光芒。这光洒在岭脊上，岭脊便有了挑战黑暗的底气，一座座站立了起来；洒在昨夜刚刚铺满的积雪上，积雪困意全消，始终睁着眼，不愿睡去；洒在奔涌的河水里，河水顿觉暖和了许多，一浪逐一浪，畅

快地朝下游高歌远行了。

靠近白桦林的时候，月亮格外热情。它窃窃地说，只有照在你们身上，我的夜晚才能够挣脱孤单。白桦是大兴安岭的毛发，岭延伸到哪里，它们就生长到哪里。白桦高高挑挑的，树皮上点缀着的黑色花纹像一颗颗美人痣。月光照进了白桦林，豹子的尾巴和山鸡的羽尖，杂乱的蒿草和一大片一大片的蘑菇，还有小木屋前随意摆放的桦皮桶、桦皮船、桦皮盒子，都被它照得一清二楚。月亮似乎很得意，只要有它在，匍匐于林间的黑夜就不敢恣意放纵胡来。

大兴安岭地广人稀，在月色下行车，遇见河流的机会，远大于碰到集镇或村庄。哪怕是县城，月亮一旦爬高，人们

便匆匆往家中赶，纷纷要闭户熄灯了。这里的月亮，因而对每一个人都心存好奇、满怀善念。在它的庇佑下，我开车精神得很，一个哈欠也没打。同样在它的庇佑下，鄂伦春族人、鄂温克族人、达斡尔族人，战胜了一场又一场暴风雪，从历史和自然深处，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

在大兴安岭最北端的村庄里，我住了一晚。下午4时左右，月亮就趴到木头房子的烟囱上了。当地有一道名菜，叫铁锅炖大鹅，室外早已滴水成冰，坐在热气腾腾的铁锅旁，这份美好，是冬夜送给我的最温馨的礼物。月光透过花窗，照到了铁锅上，照到了酒壶和酒杯上。厨娘也坐在月光底下，她一边剥着花生，一边陪我们

聊天。她说，她的女儿明年大学毕业，学小提琴的，想做音乐教师。我啞了一大口酒，说，真好，回大兴安岭来，月光下的每一首曲子，都是涤尽尘埃的人间天籁。厨娘一笑，嘴角里飞扬着自豪。

连续几个晚上，我缩紧衣帽，一头扎进了大兴安岭无边的清月中。我没有夜跑的习惯，只是到了大兴安岭，不向月影问个好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我看见塔河之滨的那几块大石头上，雕刻着一群驯鹿和几对黑熊，它们正借月光的力量，迎风奔跑，跑回它们熟悉的家园。在城镇中央的原始森林里，我听见了松果掉落的声音，它们一个接一个，掉进了苔藓的怀抱。苔藓发颤的瞬间，月光猛然使劲，一扭身，便托住了这些

满脸惊惧的小家伙。

月下是黑白的，辨不清多余的颜色。都说红豆生南国，可在这北国的大兴安岭，也有红豆，只不过被月光照耀以后，它们不再奔放，一粒粒，内敛得像矿区的小黑球。宽阔的黑龙江，虽带一“黑”字，在明月下面，倒似一条白色的围巾。人们围上它，就将月光和温暖一并穿戴了。

在大兴安岭，鲜见峻极的高山，国道是一条舒缓的波浪线，上岭不仰、下坡不俯，一眼能望出好长距离。金光普照下的大兴安岭，是一卷剔除了烦恼的桦皮画。画当中，有亘古流淌的溪水，有机警可爱的灰鼠，还有人们不慌不忙的脚步。月亮到了大兴安岭，它自己也忘记了时间。